

庫文小譯翻

種三第

石 白

著 林特曼區

譯 虹天許

刊社版出活生化文

庫定本譯註

卷三

石 台

唐 韓愈

韓愈集

中華書局出版

翻譯小文庫

第三重

區曼特林著

許天虹譯

白

石

文化生活出版社刊

翻譯小文庫

第三種

白石

版權所有 • 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
初版
再版

著者 區曼特林

譯者 許天虹

發行者 吳文林

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
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

定價 三元七角

白石

原书空白页

—

三等車廂中。只有上層的舖位朦朧地被燈光照着，上面坐着、躺着一些人，時有一個人頭從黑暗中浮現出來，立刻又消失了。在過道上站着一個男子。他是高而消瘦的，沉默着。

閒暇的談話正在車中進行着。

第一人：（他在舖位上用肘支撐着自己的身體，但並沒有張開眼睛睜來。）

我無法告訴你們，他們在那邊賺多少錢。……天哪，那真可驚哩。……唔，我簡直沒法告訴你們，該死的……！

黑暗中發出來的聲音：可是，究竟多少呢？告訴我們。

第一人：（又躺倒了）你可以自己來看。

活潑的談論立刻開始了。

許多人的聲音：這是真的——十七，二十個盧布一天——是的，

我有一個親戚——這是真的——他現在哪裏呢？我正要去看他。當然去囉——唔，我正在去。

黑暗中的聲音：（淹沒了其他的聲音）你幹嗎要這樣嚷呢？如果他

不是在撒謊，那當然是真的。

第一人（重新撐起上半身來，眼睛依舊閉着）唔，那有什麼呢？

黑暗中的聲音：你管着你的打鼾吧。不要發火，你將損害你的消化了。

全場沉默。有一個人不入調地用口笛吹着幾節“Toreador”聲音又從黑暗中發出來了。

一個年青的，差不多孩子似的聲音：我並不想多少。……我不想二十盧布，只要有十個我就覺得很好了。

另一個聲音（平淡地）你多麼笨啊！

年青的聲音：（不理會地）老實說，我是情願每天工作十八小時的。

過道上的男子：（突然轉過身來）你可知道這是什麼意思——

十八小時一天你這鄉下佬……

突然喧囂起來了。

許多人的聲音：這頂高帽子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？他一定自以為

是很了不起的。近來有很多像他這一類的人，在各處嗅着。喂，

伙伴，鄉下嗎——那不是養活我們大家的嗎？

過道上的男子：

（譏嘲地）再說下去，再說下去，你儘管說好了，我

不介意的。（他隱入了黑暗中，開始繃索地弄着他的紙張。）

年青的聲音：這兒的夜是多麼奇妙呀。一顆星也沒有。其實是沒

有什麼夜的。天黑的時間不到半個鐘頭。你以為怎樣，為什麼

是這樣的看哪黎明來了主啊主啊……

第一人：（依舊閉着眼睛）是夜半呢！太陽立刻就要起來了。怎樣的一個地方啊！

年青的聲音：哦——哦。太陽在昇起來了……

又是沉默。過道上的男子突然歌唱起來了。將要唱完時，那「第一人」在他的鋪位上坐了起來，兩腳下垂着。他向窗外望着。等那只歌唱完時，他就回過頭來望着那歌唱者。

第一人：你在哪裏把這只歌學來的？

● 稍有地理知識的人都知道，在「北極圈」附近的地方，夏季差不多是沒有黑夜的；在「夏至」前後，竟可以在半夜裏看到太陽。——譯者。

過道上的男子一聲不响。

第一人：你沒有聽見呢，還是裝作沒有聽見？

過道上的男子：我裝作沒有聽見。

第一人又躺下了。

車裏已差不多完全亮了。窗外可以看到一片淡綠色的天空。機車的聲音時時飄送到過道上來；在靜默中可以隱隱地聽到一只手風琴的音樂。

年青的聲音：我並不需要多少；家裏的人都在做工。去年春天，他們請我加入集體農場。該死的，我們都是木匠，我們全體都是。我的祖父是木匠。我的父親和叔伯們都是木匠。就是我們的婦女，也做木匠工作的。

第一人：呀！我看得出來，你是一個很能幹的小夥子呢。

年青的聲音：（熱情地）人家聽說我們的婦女也做木匠，有時候都很驚奇。老實說，雖然我們是有姓有名的，他們却稱我們爲木匠，只是木匠。

第一人：想想看，有些人多麼會撒謊！

年青的聲音：（愉快地）不，我從來不會撒謊的。我現在有兩間房子；其中之一，九呎闊十一呎長，完全是我的母親和老婆自己造起來的。當然囉，有時候我也去敲幾只釘，但大部分是她們自己幹的。爲什麼我要撒謊呢？你可以去問隨便哪一個。

第一人：唔，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呢？……

過道上的男子（譏嘲地）那末，就你的家用而論，你已經超過你所需要的了？

年青的聲音：我的生活確是很舒服的，只是我沒有田地。我飼養着小雞。木匠的職業是跟賁田地一樣好的。可是我拋棄了牠。天哪，假使我真能得到二十個盧布一天！如果我推却了，那是多麼笨啊？

過道上的男子：你不是要想得到你的一份利益嗎？
年青的聲音：聽着，老傢伙。如果我不去，別人也要去的。你明明知道我們是怎樣的人。

他從下層的鋪位上爬起來，觀察了出來，原來是一個高大的、闊肩的、漂亮的

漢子，生着濃密的叢髮和亞歷山大二世式的鬍鬚。

年青的聲音：到處進行着，這麼多的建築事業。你簡直想像不到。現在是謀生的時候了，如果你要謀生的話。你有什麼意見呢？

過道上的男子：（並不作答；他恬靜地唱起來了）

啊，我答道，

我久已做了浮浪漢，

記不得

何處是我的故鄉。

此刻天已大明。過道上的男子走到窗口去；他的朋友跟着他。

過道上的男子：他是豬羶木——匠。……狗生的！貪圖工錢者，他

和他的小雞！他是一只豬羅鼻子還插在豬槽裏所以自然不能抬起頭來看到天空了。

他的朋友：我們都是人……都是凡人，不是嗎？

過道上的男子（興奮地）！不你看這是一個怎樣的地方！夜半剛剛過去——太陽已在照耀着了！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太陽，那怕在克里米亞。（高傲地）假使你不能生活在這個地方，你還能生活在哪裏呢？

他的朋友：（企圖用同樣的聲調說）我真的該爲了四盧布四十戈比而在普鉄洛夫廠裏工作嗎？主啊，不要讓我們受誘惑。

過道上的男子：（抑制着自己）你沒有明白。這個區域是很富饒

的，是世界上最富饒的地方。我生平讀過不少的小說，我相信這地方是跟美國一樣的人可以在這兒像一個神仙，像一個帝王似地生活着。我告訴你，我要爲自己挖出一塊地方來，黏住在這兒。拿你的生命來打賭，我要這樣幹的。

他的朋友（似乎在回憶着什麼不愉快的事情）等到『五年計劃』告終的時候……但牠什麼時候才告終呢？

過道上的男子（並沒有聽他朋友的話，用一方白手帕一個一個地揩着自己的手指）這兒有這麼多的地方……是這樣的寬暢，人無論如何也不會迷失的。只有真正的賤胎和浪費者才會在這兒找不到工作……